

# 哭 乃 建

喬 家 才

一位五十年生死與共的同學同志，一旦撒手人間，長相別離，實在令人悲痛異常。自從民國二十一年我們從事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的工作，一晃五十年了。乃建是最初從事特務處工作的十個人之一，十位同志是戴笠、徐亮、唐縱、馬策、胡天秋、張炎元、王天木、張筱高、鄧錫麟

、周偉龍。

戴笠字雨農、徐亮字為彬、唐縱字乃建。乃建、為彬都是協助雨農先生建立特務處工作，最出力的人。乃建初任書記，後任第一科科长，主持情報業務，長達四年之久。

三民主義力行社最重要的信守是要同志們做「無名英雄」，特務處的同志對於這個信守，始終不懈。不特為力行三民主義要做無名英雄，進而冒險犯難，出生入死，在所不顧。

二十五年西安事變，在情報方面，並沒有就誤，乃建因主持情報業務，仍要為這件不幸的事件負責任，祇好離開工作崗位，改任駐德國大使館的武官。二十六年初，他在出國之前，來到故都北平，我正擔任北平站的站長，陪他遊覽了幾天，這是我們私人活動方面，僅有的短暫的相處。

抗戰軍興，三民主義力行社改組為三民主義青年團，特務處却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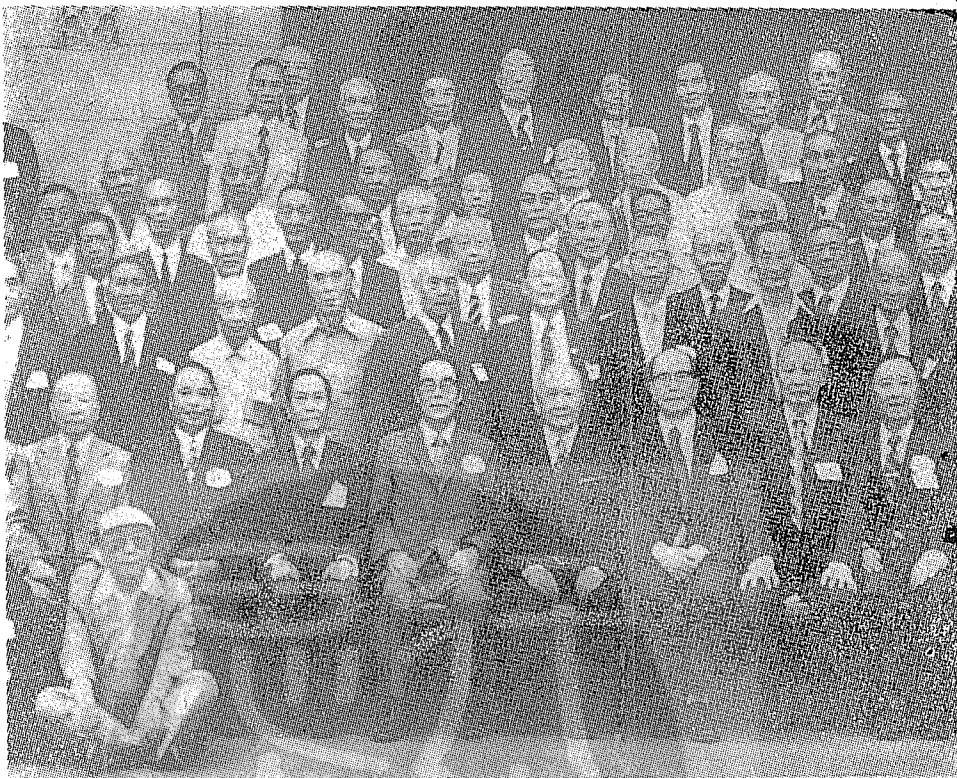
大組織成了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。中央政府遷到武漢，軍統局為處理情報迅速，成立「隨節辦事處」，專責處理情報。乃建從德國回來，負責主持這個機構。二十七年三月，我從敵人鐵蹄下的北平調回後方，在隨節辦事處處理有關華北的情報。每天從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石家莊，張家口、綏遠、太原、臨汾、濟南、青島等敵後大城市拍回來的電報，總在五十件以上。每天要工作十三、四個小時，才能處理完畢。這是我同乃建在同一個辦公室工作，僅有的一段珍貴時間。

戰時國都遷到重慶，乃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少將組長，綜覽黨政軍各方面有關情報，襄助統帥分析、研究、處理。他担任這一項職務，對軍統局的幫助很大。又因為接近委員長 蔣公，有關雨農先生的若干問題，經他從旁疏解，都化為烏有。雨農先生環境最惡劣的時候，委員長派他兼軍統局的幫辦，要他每週去檢查一次工作，他雖然接受了這項任務，並沒有真的每週去檢查。因為他對軍統局的情況非常了解，而且和雨農先生交情之厚，也非他人可比，假如這個幫辦由別人來担任，會使軍統局雞犬不寧



前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唐縱遺照。

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五十週年聯歡會師長與同學合影。前排左起趙桂森、本文作者、易大德、何應欽、唐縱。右為鄧定遠。



，影響工作。

我每次到重慶，必須去看兩位同志同學，那就是乃建和天秋。每次和他們見面，都像遊子從外面歸來，和兄弟們團聚一樣地情熱。乃建的身體一向不如天秋健康，天秋今年已經八十七歲，將近九十，硬朗的像一位六十歲左右的人。乃建很注意衛生，講求養生之道，才能維持到現在，享受高齡。

乃建逝世的前一天中午，我去台大醫院加護病房去看他，幸而獲准進去。他因為要抽痰，喉嚨下面開了一個洞，他想和我說話而不能說，兩臂不斷向前伸，看出心裏很着急。他的氣色不壞，可是像貌有些變了。兩腳有些浮腫，我覺得腳腫不是好現象，用手指按捺了幾下，浮腫還不算厲害，心想過兩天再去看吧！誰知竟成永訣，而沒有交談一句話。

勝利還都，乃建以內政部次長兼任首任警察總

署署長，並兼任國防部保安局中將局長，進行裁編各省保安團隊，改為保安警察。他規劃統一全國警政，厥功甚偉。來台以後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任及第一組主任秘書長，進行改造工作。後來又任台灣省政府秘書長，駐韓國大使。他到韓國，看見大使館破破爛爛，政府各機構零零落落，決心建造一座大樓，把所有的機構都容納在一起。他費了很大的氣力，大使館大樓建成了，但他犯了「官不修衙門客不修店」的忌，被人家打了小報告，功變成過，這是他一生最難過的一件事，回國後任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。乃建心地非常純真忠厚，沉默寡言，人家誤解他是冷面孔。他熱愛國家，所以對任何工作，都非常認真努力。對於任何問題，都非常細心去研究。國民大會第三次大會開會時，有好些問題很麻煩，為了使他了解癥結所在，解決容易。我和李仲琳兄去中央黨部看他，告訴他實在情形，他很虛心接納了我們的意見，問題都順利解決，大會圓滿成功。他在政治上不負責任以後，自然不能產生甚麼力量，年來他很想幫助同學們解決問題，但是效果很少。他在軍校第六期同學當中，是一個團結的重心，他的逝世，是同學們最大的哀痛。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  
及購買合訂本請寄郵票或將  
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  
號中外雜誌帳戶